

成長的過程

林永麗

記得，小時候常喜愛坐在矮小的薔薇樹下數著指頭，盼望著過年，盼望著能像高年級般地穿著漂亮的樂隊服裝，遨遊於大街上。在那小小的心靈上，將成長的喜悅填得滿滿的，絲毫不覺時光的流逝。只知，過了新的一年，就將有更高的地位，不再是個一點也不惹眼的醜小鴨了。就在此歡愉喜悅地迎接新年的心情下，我度過了二十年。雖不多采多姿，卻也充實了歡樂的歲月。而今，在即將邁向成年一步的時候，我卻踟躕了，因為，我發現這一步是如此的寬廣艱難，存在於其中的深溝、荆棘，使我畏於跨開那一步，我怕，我怕深溝的陰暗，荆棘的刺人，然而我却已深陷於其中了，我該如何自拔於深淵之中呢？

大哥的服役返家，是我心中籠罩黑影的開始，以往的爭吵拌嘴，演變成冷語相對，我看不慣他的奢靡浪費，他亦對我的多方干預看不順眼，原本極為和樂的家庭，就在此針鋒相對的情況下，增濃了火藥味，最後終於爆發了！而且爆發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措手不及。那天，我自台中港遊罷返家，愉悅地為母親整理家務，並準備當晚豐盛的火鍋大餐。就在此時，哥開著父親以為失竊的車子，大搖大擺地不知從那兒回來了，一點也不為他的三天不知去向感到內疚。那時，我的心情都被他攪壞了，只

覺一股氣憤不滿的情緒充塞胸中，我氣他，為何如此地不爭氣？更不滿於母親的不打不罵！於是，我忍不住與他大罵起來，同時還把那股怨氣推向母親，責備她管教無方才導致今日大哥的不知上進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當時說話的語氣有多重？我更不明白我怎會對母親說出那些刺傷她的話？看著母親原本堅強的面孔懸著傷心的淚珠時，我後悔了！那時我真恨我自己，恨我這張嘴，恨我那顆沒有體諒的心。然而，我卻提不起勇氣，到她面前賠罪道歉，反而倔強地提著手提袋往外跑，直到抵達宿舍，才清醒明瞭——我又做錯了！而且大錯特錯！我怎會在數小時內將母親刺傷得如此心碎。

事後，我期望著透過文字，表達我滿心的悔恨與歉意，卻只發現字簍箱內堆滿了濕淋撕裂的信紙。此時，我才深深了解任何文字語言，皆不足以表示我的悔意，與那股欲與母親重享往日天倫之樂的心向。但，我有那個勇氣去跪在母親面前求取諒解嗎？而且，母親會原諒我不孝的行為嗎？掙扎了幾天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搭著那似乎是一生中最長的班車，回到了家中。原本以為迎接我的，會是一陣責罵與處罰，結果呢！我卻享受了二十年來最可口的湯圓，眼含著欲滴的淚珠，望著桌上的熱湯，整個心卻像撕裂般地痛楚，天啊！我的罪惡有多深！

忘不了母親的愛，忘不了自我的無知，更忘不了這次的教訓，它使我得以了解在以往的二十年裡，心靈是如此地被蒙蔽而停留於幼稚自私的狀況，如今，我欲跨出此軀殼，就必須克服這心理障礙，擴展心胸，更加體諒他人，並對父母盡最大的心力來彌補此一裂痕。如此，則這一步雖遠，卻能安然度過，邁向更美好的明天。

牽引

黃惠琴



彷彿有一股力量，在生命中不停地牽引著我，引我向上，催我向前。幾度迷惘，幾番徘徊，是誰！撒下滿滿的祝福，將生活的悲歡離合交錯編織為動人的樂章；是誰！為我低吟淺唱，將生命的紋路剖析得如此清澈。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，縱使迷惘不安常繫我心，但牽引我的雙手卻常為我撥雲去霧；生活的迴響，成長的喜悅，在歲月的累積中更為晶瑩悅耳。試覓源在何處，有情世界的點滴，即能匯成生命的洪流，灌注了我也牽引著我，使我穩定地步過，也滿懷希望地向前，生命自此延綿，前程因而閃亮，在無盡的牽引下，發現了自我也肯定了自我。

生命是迷惘與超脫的交錯，生活是悲淒和喜悅的綜合，「參透為何，才能迎接任何」，世間許多煩惱，原都起於對自我的局限，對事理之不明。人是善於自苦的，為自己築下一小小的城堡，然後再掙扎地想突破它，或許這是愚昧，但若能層層突破，才能有「參透為何」之日。回憶並非是沈緬於過去的自我封閉，若能自往事中得到一絲一縷的經驗，才能使今日的我更加穩定，今日是昨日的延伸，不敢回首便是否定了自我。豈只是一句「遺忘」所能了得。有首新詩蚌與珠：「無法忘却那傷痕的存在，於是，用溫熱的淚液，你將昔日層層包裹起來，那傷痕卻在你的懷中，日益晶瑩光耀，每一轉側，都來觸到痛處。」生命原有許多無可奈何，我們不能消極地逃避，應勇敢地將苦楚化為晶瑩光耀，增添生活的情趣。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孰能與青山綠水

白千層

許智淵

長存？人生如夢，色即是空，何苦汲汲於名利之追求。人之所以有痛苦，都起因於「有所欲」，減少欲望，則生活應更加美好。

一砂一世界，一草一天地，真實的學問，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若能用「心」去看，所體會的又豈是課堂上的理論。任何事情必有其存在的價值，莫以爲所做的都是浪費時間無聊的事，能體認出旁人所不能領略的事，才能使生活更加歡愉。某日，落葉飄飄，信手拈來，卻是一片嫩綠的新葉，驚地！逐漸桎錮的心卻乍然清明！我嘗想，葉落歸根，原是常理，但嫩葉正是生意盎然之時期，爲何竟隨風飄落，是抵抗不了環境的壓迫？是缺少生存的意志，抑是兩者皆俱，不願爲生活而奮鬥。人生不正如此，消極頹喪隨波逐流的大有人在，誰能不屈不撓地面對環境的挑戰。或有人歸罪於命運，但「

自己的命運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你不把握，誰能替你把握，你不放手，誰敢逼你放手」，所謂「命是定的，運是轉的」，自己的命運仍須自己去創造，怎可歸諸於環境。或許我曾徘徊頹唐，但誰甘心做生命的失敗者，誰情願使生命在時間中退役，有情世界賜予我們的太多了，縱使有些許挫折，難道我們便不能勇敢地去突破。生命的價值，須自己去肯定，唯自助才有人助，牽引的力量雖是無窮，但自己不肯把握，便彷若放棄了持線的權利，使自己在茫茫人海中飄泊不定。這是生命的失敗者，但他卻沒有權利埋怨生命。

在實驗室裏，似乎又可見到生命的另一層次。當我們將一試劑加入另一試劑中，我們主

宰了小世界的分子原子的命運，主宰了他們的遇合，也決定了他們的分離。但生命的模式難道是一成不變，生活竟只操縱在別人的手中？小世界的分子仍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，他可蹉跎緣分，不起反應，也可把握機會，瞬息萬變，人生不正如此，必有一主宰，冥冥之中製造了緣分與巧合，在既定的人生旅程中，留下了抉擇的機會，這是另一形式的牽引，卻留給我們更多深思的機會。我曾說我不做後悔的事，不是我能深思熟慮，宛若聖者，而是「抉擇不在於對或錯，而在於永不回頭」。人是不知足的，衣服雖多，總少了出門的那一件：抉擇已定，卻又瞻前顧後，別條路似乎更好！如此彷徨不定，怎可成事。事情皆有利弊，縱使是最痛苦的經驗，也有一絲值得玩味的價值，否定自我是不智的，只有努力地學習，才能使生活更加充實。

迷惘與不定是生活的最大障礙，但迷惘的路程卻是蘊育成長的過程。蘇東坡曾有言曰：「廬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，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烟雨浙江潮。」魯智深亦有偈語：「平生不修善果，只愛殺人放火，忽地頓開金枷，這邊扯斷玉鎖，喫！錢塘江上潮信來，今日方知我是我！」在歷經風雨苦難，回首翹望歸路，方知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，但這是畢生奮鬥的結果。今日我們仍是處於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迷惘時期，所須突破的不僅是生活更是自我。感謝上蒼，在有情世界中佈下千萬理智與情感的線，時時激發我們，牽引我們，使我們的脚步日穩，思路愈清，也使我們有勇氣邁向更遠的路程。

細數著白千層的皮，讓我不禁情地驚訝，時光是飛逝得那麼快。記得這棵白千層第一層皮剝蛻時，是一個毛毛雨的季節，泥土濕濕粘粘的，看了就不舒服，小草也掛滿了雨滴，球鞋沾滿了泥水，却也阻擋不了我看白千層的雅興。

問我為什麼愛白千層，我也說不上來，或許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那種感受吧！它並不美，沒有人謳歌過，它的葉並不漂亮，小小的，但我覺得它奇特。皮將掉時，是一個永恒，掉下後的痕跡，又是一個永恒，無數無數的永恒，結串成的是枝幹的粗大，和齒牙的動搖，一層一層的皮蛻，一代一代的人繼起……，時光消逝。

如今再看到白千層，感受已不復如往昔，只覺得它和我的距離是那麼的遙遠，遙遠……，因為我不再屬於這個學校，這裏有過我的夢，有過我的愛，也有我呼吸過，撫觸過的一切，我曾經在這裏歡笑過，也曾經在這裏痛哭過，快樂失意的淚水獨自暗吞……。白千層啊！

白千層！多少個日子裏惦念著你，你可還記得我否？記得那位在雨季裏來看你的人，若是你還記得我，爲何顧自的隨風搖曳，搖曳……。

于2月2日夜夢迴而作